

MIRROR | GUILXU

镜·归墟

1

云荒长篇史诗《镜》之终结卷隆重推出
沧月泣血一年的完美之作

沧月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一、辟天

沧流历九十二年冬，天下动荡。白塔崩，破军曜，海皇归，帝王之血重现人世。将星云集，神魔聚首；腾蛟起凤，光射九霄。或曰：开天辟地以来，未尝见此异况也。

那一夜过去后，千年倥偬，云荒的史书上犹自留有这样的记载。

然而千载之后，已经没有人知道那是怎样惊心动魄、改变整个大陆命运的一夜。那一夜，到底埋葬了多少永不为人知的秘密。

天翻地覆从今始，一夜风雨满云荒。

迦楼罗撞上白塔的一瞬，天上地上，无数人同时看到了历史转折处的一幕。

无数双眼睛仰望天空，露出了不同的表情。

镜 兒

歸 墟

那笙随着飞龙浮出水面的时候，正好看到惊天动地的一刹那。

金色的迦楼罗撞向白塔，伫立千年的伽蓝白塔轰然倒塌，巨响回荡在天际，如滚滚春雷绵延不息。从镜湖上望去，整个帝都仿佛正在进行一场空前盛大的烟火表演，光华夺目，斑斓纷呈，令人目眩。

再仔细看去，却发现那原来是一场血与火的死亡盛宴。

呼啸声响彻夜空，帝都上空一片辉煌，坠落燃烧的征天军团映照着黑暗的天宇，不停地有风隼拖着长长的火光坠落，宛如一颗颗流星。

她一时间看得目瞪口呆。

“天啊！”那笙坐在蛟龙的背上，一把抓住了怀里东西，猛烈摇晃，“臭手，臭手！快看！白塔倒了！那只大鸟居然撞倒了白塔……我不是在做梦吧？”

尽管被她这样用力地抓着，斗篷里那个畸零人却没有回答一个字。

急切间和龙神一起从无色城赶来，真岚尚处于支离破碎的状况。身体虽不能复原，他的眼睛却一直看着帝都方向，一眨不眨。

他始终没有说话，连眼睁睁看到白塔倒塌脸色都没有丝毫改变。可那笙明显地感觉到，在白塔倒塌的瞬间，他也剧烈地颤栗了一下，仿佛那巨大的一撞击中的是他自身。

没有人比身为末代皇太子的他更能体会到这座白塔对于空桑遗民的意义。那是空桑民族被迫放弃整个大陆后，留在故土上的唯一的标志纪念。每次在万丈水底仰头看到水面上高耸入云的白塔，无色城里不见天日的空桑人便会在心里记起先祖的辉煌业绩，相信只要白塔不倒，空桑的血脉便不会灭绝，他们终有一日能重见天日，返回故土。

然而，伫立了七千年的伽蓝白塔，还是在这一瞬轰然倒塌。

在迦楼罗撞向白塔的那一瞬，真岚心里只想到一个词——终结。

是的，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夜空里破军光芒大盛，血红色的光黯淡了其他所有星辰。在他的驾驭下，迦楼罗就像一支金色的利箭，呼啸着射入了云荒的心脏，将象征着权力的万丈白塔生生拦腰撞断——星尊大帝留下的唯一纪念被摧

镜

归墟

MIRROR GUIXU

—4—

毁了，他所缔造的、延续了几千年的时代仿佛也在这刻开始土崩瓦解。

云荒从此没有了“心脏”。一切，似乎回到了开天辟地的最初——那个天下动荡群雄逐鹿，帝后两人拔剑起于蓬蒿，并肩开拓天下的年代。

在这一瞬，龙神也神为之夺，竟是凝住了身形。在他身后，有灰白色的云无尽延展，仔细看去，那些灰白色的影影绰绰的人形，居然都是一列列军队：黑色的铠甲，黑色的头盔。然而，头盔下却没有脸，包裹着虚无的人形。

“什么？这是什么？”当他们出现在帝都上空的时候，夜空里传来震惊的呼喊，天上地上到处都是惊慌的低语——那是半夜被巨响惊醒的帝都沧流贵族，在看到这一幕后爆发出的第二度惊呼。

“快看，快看天上！那是什么？”

“冥灵军团！是空桑人的冥灵军团！他们来了！”

“天啊……他们来了！空桑人杀回来了……”

“十巫呢？智者大人呢？他们怎么不阻止？！”

地面上到处都是惊慌的呼声，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们在奔逃，恐惧地抬起脸仰望星空。然而，天空里

镜

归墟

只有不停坠落的残骸。征天军团失去了统帅，只顾着对迦楼罗发起攻击，毫无章法可言，更加来不及对忽然闯入的空桑军队做出迅速有力的反击。

冥灵军团无声无息地停留在虚空，紧跟皇太子左右。在看到伽蓝白塔倒塌的一瞬，那些无法说话的冥灵齐齐一震，内心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呼啸，震动九天。无形的刀兵，在一瞬间跃出了剑鞘，空洞洞的盔甲齐齐转向真岚，虚无的脸上居然透出了腾腾的杀气。

“殿下，请下令。”六王齐齐下马，抽刀请命。

终于是……要开始了么？这血与火之章！

真岚闭了一下眼睛，觉得舌尖的这一句话有千斤重。那笙担忧地看着他忽然凝重苍白的脸，发觉那只握剑的断手竟然有片刻轻微的颤抖。

“殿下！”愤怒的呼啸从四方响起，冥灵们发出无声的抗议。

头颅缓缓睁开了眼睛，叹息般地吐出了一个字：“战！”

“是！”六部之王叩首，百年后能和冰族再度血战，令他们热血如沸。

镜 兒

歸墟

“一个时辰后，日夜便将转换，”真嵒一直保持着冷静，一字一字地慎重开口，下令，“六王各自节制麾下军队，到时候必须立刻撤回无色城，绝不可恋战，否则，以欺君之罪论处！——诸王明白否？”

“是。”诸王再度叩首。

“去吧，和他们血战到底吧！”龙背上的断手抬了起来，辟天长剑指向了虚空中蜂拥而来的征天军团，真嵒的声音平静中暗藏杀气，“天佑空桑！”

“天佑空桑！”天马上的冥灵战士齐齐发出了低呼，抚胸低首，然后瞬间回身。

无数天马展开了双翅，如万道雪亮的流星，划向了敌方的阵营。

指挥军队进攻后，看着夜幕下喀啦啦倾倒的巨大白塔，真嵒神色复杂——是云焕么？那个破军终于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芒，一举耀住了天上地上所有人的
眼睛！

破军……你在绝望和苦痛中出世，不顾一切地选择了毁灭。但是，毁灭之后必然是新世界重建的开端。而你，又想创造怎样的一个未来呢？你，是否拥

有“创造”的力量？

真岚看着停息在白塔上的迦楼罗，一时间心绪万千。

“已经倒塌了么？”龙神望着帝都，发出一声长吟，“还是来晚了……”

龙的眼神是忧虑的。近来一连串的血腥动乱，正好在云荒大陆上画出一个殷红的十字形，发觉到这一点时，海国神祇心里便出现了某种不祥的预感——那些动乱不是无序的，分明是有人刻意安排，用成千上万人的血，在大陆上画出了亘古以来从未有人施用过的最高禁术！

这种被称为“星之血十字”的法术极其可怕，它以大地为纸，以苍生为笔，以百万生物的流血为墨，每次施用都需要夺去无数苍生的性命，即便是七千年前的星尊大帝也从未动用过。

这种法术也是以血为媒介的咒术，力量强大到足以和星魂血誓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转移星斗、扭转宿命。然而，和星魂血誓不同的是，这种血十字并不需要付出自身的力量作为交换，而是用盛大的死亡作为代价，向上天祭献，以求打破天界星辰的平衡。

镜 觉

归墟

是哪种力量改变了星辰的轨道？让破军提前爆发，毁灭了一切？

不惜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塔顶上那个人，到底想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苏摩正在去往那个地方——如果他进入了那个人的黑暗力量范围之内，那么，一切将变得不可预料。

所以，龙神在觉察之后，迅速寻求昔日宿敌的帮助，试图联手遏止即将发生的逆转。可是，没有想到，还是迟了一步。

“龙，驾驭着迦楼罗的……是云焕吧？”真岚凝望着虚空里金光万丈的巨鸟，眼神里有某种微妙的光，点头叹息，“真是可怕的力量啊。”

浮云和冷风在身侧呼啸，龙神俯视着伽蓝白塔，吐出了高深莫测的长吟，仿佛在用幻力遥感着什么，那一双明月似的眼睛合上了，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是的，云焕已经继承了那种可怕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获得，显然是和白塔顶上那个神秘人画下的血十字密切相关。

可是……那么大的力量，又是从哪里来？

镜

归墟

在这六合之间，力量从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灭。那颗破军星在忽然之间爆发出的惊人力量，照耀了整个云荒大陆，惊动天地。这样激烈澎湃的力量，又是来自哪里？

真岚忽然觉得有种奇特的不安，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断肢，觉得身体里出现了某种隐秘的变化——低头之间，眼角瞥见辟天长剑剑刃上有冷光一闪，仿佛有某种黑暗力量瞬间从他的身体里撤离，悄然不留痕迹。

“咦？”那笙看着他，忽然露出了诧异的表情，“臭手，你的眼睛！”

“怎么？”真岚一惊，下意识地抬手摸去。

“哦，没什么，”那笙嘟囔，“只不过……那种金光忽然没啦。”

“金光？”真岚的手触摸到了眼睑，发觉毫无异常，有点不明所以——这个苗人丫头，为什么总是在关键的时候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是啊！就是你在镜湖底下辟出那一剑时候的那种金光……”那笙没好气，伸出手戳了一下皇太子的脑门，“从那时候开始，你的眼睛就变成金色的啦。



归墟

你自己难道没发现？”

真岚的手霍然顿住，抬起了头，眼神大变：什么？她说什么？从在镜湖大营里辟出那一剑以来，自己的眼睛就是金色的？这一点变化，自己居然一直没有留意！

“幸亏刚才那金光忽然退了，”那笙拍手，释然一笑，“你不知道那时候自己的样子有多可怕——简直像恶魔附身一样，吓死我了！”

那个小丫头没大没小地说话，真岚却只是怔怔地看着夜幕——那一架巨大的迦楼罗停在断裂的白塔上，翅膀上披着冷月的光辉，周身冷冷的金色宛如一道结界，让所有围上来攻击的风隼纷纷坠落。

笼罩着迦楼罗的那种金色是如此不祥而暴烈，一瞬间让他有点恍惚。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双同样是金色的眼眸——那样的眼睛在云荒大地上遍地皆是。

在昏暗的殿堂里俯视着苍生的、静谧而残酷的金色眼睛。

拥有这种眼睛的，是……

他忽然明白过来：破坏神！那种眼睛，是孪生双神里破坏神的眼睛！

——那种金色！

他霍然转头，定定看着北方尽头的星野。那里，北斗光芒四射，七颗星斗居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转动。

北极星失去了光彩，北斗七星里破军上的位置已经空了，而那个空了的地方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血红色光芒，令其余六星都围绕着它发生了可怕的逆转！是什么样的力量正在黑暗里凝聚？

“龙！”真嵒恍然大悟，失声大叫，“遏止破军！”

“好！”蛟龙从沉思中惊醒，同样觉察到了某种可怕的情况，在虚空中一摆尾，风驰电掣地朝着伽蓝白塔飞去——白璎和苏摩已经到了那个魔的面前吧？一场空前绝后的厮杀即将开始，而他们却无法顾及。

原谅我，白璎，如果不遏制破军的话……如果不遏制住那颗即将完成逆转的破军的话……破坏神就会重临人世！

真嵒眼神沉郁而凌厉，紧闭着嘴唇，脸上露出罕见的肃然。

那种不祥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一瞬间让他几乎停止了呼吸。龙神同样没有说什么，迎着猎猎夜风飞上

金镜

归墟

九天，扑向迦楼罗，四爪扣紧，眼神凝重。

迦楼罗之上，有另一种金光笼罩下来，像一个金色的圆月照耀在帝都上空。伽蓝白塔已经拦腰折断，而虚空之上，原本是塔顶的地方，居然浮着一座神庙！

“呀！”看到黑夜里发着金光的神庙，那笙脱口惊呼出来。

——那、那是什么感觉？看似高不可攀的神圣殿堂，周身却散发出不祥的气息。那个小小的神庙里仿佛有极其可怕的力量正在汹涌而出，相互激斗、交锋，形成了巨大的漩涡，似乎要把靠近它的所有一切都扯入其中灭顶！

那笙只觉手上一痛，低下头就看到皇天神戒发出了激烈的鸣动，蓝宝石的光芒忽明忽暗地闪烁，映照着她的脸；似乎感应到了什么，那只通灵的戒指发出了无声的嘶喊，勒紧她的手指，种种苦痛、挣扎、恐惧，潮水般从彼端传来，一瞬间几乎让她窒息。

这种幻觉……到底来自哪里？

那一刻，进入云荒后一路天不怕地不怕的苗人少女，忽然有了掉头就逃的冲动！

炎汐……炎汐，我害怕。

眼前的这一切太过不祥，我怕一旦踏入那座神庙，就再也无法返回你的身边……我再也不能，再也不能见到你了……她不自禁地微微发抖，但是依然勉强支持着。

“别怕。”一只手忽然伸过来拍了拍她，平定着她全身的颤栗。那笙转过头，看到了那只抓在她手臂上的断手。真岚并没有看她，只是平静地望着那座越来越近的神殿，眼神专注。

“不要怕。”他沉声开口，“把皇天还给我，你先回地面上去吧。”

什么？她吃了一惊。他……他说要她先走？然而不等她回答，断臂一动，皇天神戒便自动从她手指上脱落。真岚握紧了那枚象征着帝王之血的戒指，手腕一震，戒指便自动跃起，准确地戴在了他的无名指上，悄然勒紧肌肤。

金光忽然大盛，映照着真岚的脸，帝王之血仿佛在他体内燃烧起来了。

“龙，”他抬起手拍了拍龙神的额头，低声道，“先把那笙放下吧。”

镜
归
墟

“好，她本就不该来。”龙神断然回答，一沉身子，宛如金色的闪电下击，飞快地降低了高度。在接近地面的时候，尾巴轻轻一摆，便将背上的少女卷起，送到了地面上。

“快走吧！”真岚在龙背上回首，嘱咐道，“帝都此刻非常危险，立刻设法离开！”

“不！”那笙脱口惊呼，伸出手，“别这样扔下我啊！我和你们一起去！”

“你不能去。”龙摆回了尾巴，在虚空里停滞了一瞬，温和却威严，“孩子，那里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无法顾及你的安全。”

不等那笙反驳，龙神忽然昂首吐出了一声呼啸，似乎在夜里召唤着什么。

片刻后，黑夜里便有一道白光流星一样掠来，穿过漫天坠落的流火，来到白塔底部，徘徊在龙神的左右，仿佛等待龙神吩咐。那笙定睛一看，前来的竟然是那种青水上见过的雪白色飞鱼，通灵而温顺。

龙神低语：“跟着文鳐鱼走，它会带你去找帝都的复国军。”

“那你们呢？”那笙急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镜

归墟

龙没有回答，只是昂首看了一眼半空的金色迦楼罗，陡然挺起身子，凌云而上。真岚在龙背上微笑着举起了右手，对她挥了挥。手指上那枚皇天神戒闪耀着王者的光芒，辉映着他的脸。“丫头，我们有我们的事。你这个路痴，小心别再走丢了啊。”

“臭手！臭手！”那笙焦急地喊，在地面上跺脚，“你不能去！你连身体都还没有拼凑回来，怎么和人打架啊！快回来……”

真岚没有理睬她。他戴着神戒的断臂一跃，握住了那把龙牙制成的辟天长剑，仰头凝视着万丈高空上的那座神庙，眼神凝定，有百死不悔的坚定光芒：“该去了……”

那一瞬间，那笙忽然不敢开口——这，还是她熟悉的那个臭手么？

那种眼神，仿佛是云荒之主。

龙神低低长吟，身子一蜷，绕着白塔飞速上升，宛如闪电击向苍穹。

“主人，你看，”迦楼罗里，一个女声忽地响了起来，“那是龙！是龙！”

镜

归墟

迦楼罗停在断裂的白塔上，剧烈地颤动，周身发出金色的光，急速凝成结界，抵挡着征天军团的围攻。光线明灭之中，金座上的驾驭者抬起眼看了过去，露出诧异的表情——那个迅速逼近的庞然大物，果然是龙！那条被囚禁在苍梧之渊下整整七千年的龙！

同一个夜晚，伽蓝白塔倒塌后不久，龙神居然出现在帝都上空！难道，对方预知了帝都今夜发生变动，准备乘虚而入？

这些该死的鲛人奴隶！云焕眼里瞬地射出愤怒和杀气，不由自主地握紧了金座的扶手，手指间因为力量的高度凝聚而发出了金光。他看着那条腾空而起的巨龙，某种刻骨仇恨从心底苏醒，一双眼睛都变成了金色！

啊，本来是准备平定了大事后，再来和你们这些卑贱的奴隶算账的，不料，你们却在第一时间自动送上门来！你们在空寂古墓曾经做下的事，不要以为我会有片刻忘记——曾夺走我最珍视的东西的族类啊，你们犯下的罪，必须以成千上万倍的血来偿还！

云焕紧盯着腾飞的巨龙，厉喝：“潇，准备攻击！”